

发 现

## 记忆总是那么温柔

文 | 罗凤情

记忆,大约总是挑拣着最温柔的部分留下的。譬如关于纳碍街的晨,便永远是湿漉漉的,带着草木与泥土初醒的清气。天光还未曾大亮,是那种将明未明的蟹壳青,几粒残星,疏疏地、恋恋地嵌在远山的轮廓线上,像是不忍离去的梦的眼睛。这时候,总有一两声鸡鸣,不知从哪家鸡舍的缝隙里钻出来,清亮亮地,划破这无边的静。紧接着,更多的鸡鸣便应和着,此起彼伏,仿佛一场古老的、约定好的晨课。于是,整个村子,便在它们的领唱里,缓缓地、慵懒地苏醒过来。

我总爱在这样的清晨,独自溜出家门,踏着那条被露水打得精湿的水泥路,往村外走。路旁的狗尾草谦卑地垂着头,承接上天赐予的甘露;牵牛花则不管不顾地,把紫的、蓝的小喇叭,热热闹闹地开满了道路两旁。最动人的是那雾。纳碍的雾,是有生命的。它们从山坳里一团一团地蒸腾起来,起初是薄薄的几缕,像仙女遗落的纱巾,而后便愈发浓郁,浩浩荡荡地漫过来,淹没了田埂,缠绕了竹木,将远处的峰峦都化作水墨画里淡淡的、写意的几笔。人在雾中行,便觉着自己也成了这画中的一点,前不见来路,后不见归途,只有脚下那清凉而坚实的触感,引着你,走向记忆的更深处。

这路,蜿蜒着,便引你到了一片田野。那是怎样的一片金黄呵!秋日里稻禾的黄,肥腴而饱满,一层一层的,顺着山势铺开去,风一过,便漾成一片柔软的、流动的海。那金黄是能听到的,是禾叶与禾叶之间细碎的摩挲,是蛙声在田埂边沉闷的鼓点;那金黄也是能闻到的,是植物汁液饱满的、略带腥气的生机,混着泥土被阳光晒过后散发出的、厚实敦朴的芬芳。我常想,故乡的魂魄,大约就藏在这无边的秋意与这醇厚的泥土气息里。

而村子,是这金海中的一座安静的岛。一座座楼房,依着街道,高高低低地错落着。有的房子老了,身上的每一道纹路,都刻着风雨和岁月的故事。谁家的炊烟,是最守时的,总是在日头将爬上东边山梁时,从那窗棂的缝隙里袅袅地升起来。那烟是淡蓝的,带着稻秸燃烧时特有的、暖烘烘的焦香,它升得很慢,很直,像一根无形的线,一头系着屋檐,另一头,便牵着我的童年。

山顶那棵不知名的树,它究竟活了多少岁,连村里最老的老人也说不清。它的根,像无数条苍老的、虬结的龙,从地里挣扎出来,又狠狠地扎进去,紧紧攥住身下

的一方水土。

若说白日里的纳碍是宁静而慵懒的,那么逢着赶圩的日子,它便一下子活泼、拥挤起来了。圩场,是我们心中的盛会。天还未亮,便能听到路上“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是商贩们忙着摆摊,村民们背着背篓,从四面八方乡上汇集。圩场上,那真是一片声音与颜色的海洋。卖山货的,一声接一声地吆喝,那声音浑厚而绵长,带着山民的质朴;卖衣服的,则将最鲜亮的颜色都抖擻出来,红是那种灼灼的杜鹃红,绿是那种欲滴的芭蕉绿,惹得姑娘媳妇们流连忘返。空气中,混杂着油炸粑的甜腻,酸笋的浓烈,以及牲畜身上热烘烘的膻气。我那时最爱攥着母亲给的一元钱,挤在人群里,不为买什么,只为感受那份几乎要溢出来的、滚烫的生活气息。

然而,记忆里最叫人魂牵梦萦的,还是那夜。当最后一抹霞光被远山吞没,无边的、纯粹的墨色便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将村子严严实实地包裹。这时候,灯便一盏一盏地亮了。不是城里那种雪亮刺眼的光,是昏黄的、温润的,像一只只慈祥的眼睛。夜虫开始鸣唱,它们的声音细细密密的,织成一张巨大的、柔软的网,将这静夜网得更深、更沉。偶尔有几声犬吠,或是一阵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的脚步声,反倒更衬出这夜的安详。窗外,是小河隐隐的水声,那声音亘古如是,像母亲的催眠曲,轻轻地拍着整个村庄入梦。

许多年后,我离了家,走过许多地方,看过许多的景致。然而,我总在深夜,想起村子的夜,想起那纯粹的、不含一丝杂质的黑,那安静的、足以听见自己心跳的静。那夜色,仿佛有一种强大的、安抚人心的力量,能把你白日里所有的焦躁与不安,都轻轻地抚平、收纳了去。

我记忆中的纳碍,它或许贫穷,或许闭塞,但它却像一枚温润的玉石,被时光摩挲得愈发莹润。它的一切——那山,那水,那人,那狗,那晨雾与夜虫——都已深深地镌刻在我的骨血里,成为我生命底色中最温暖、最沉静的一部分。我知道,无论我走多远,那小河的水声,总会在我梦里响起;那山顶大树的荫凉,总会在我焦渴时,给我以慰藉。

那便是我的家乡了。一个地图上须得用放大镜仔细寻找的小点,却是我整个精神的宇宙。

(选自《红水河文学》公众号)

我的乐趣,全在这脚下的落叶上。它们厚厚地铺了一层,黄的金黄,赭的深赭,间或还有一两片固执地透着残剩的绛红。踩上去,是听不见那清脆的“咔嚓”声的;那是一种绵软的、厚实的声响,“窸窣——窸窣——”。我忽然觉得,这哪里是踩着落叶,分明是踩着时光了。那一声“窸窣”,咽下了夏天最后一句蝉鸣;又一声“窸窣”,揉碎了昨夜窗前一片清亮的月光。这满地的斑斓,竟是碎了一地的、流光溢彩的岁月。我走得这样慢,这样认真,仿佛要将每一步

的声响都听进骨头里去。

这般走着,那些平日里被紧锁着的情绪,便像得了隙的藤蔓,悄悄地滋生出来。它们不来势汹汹,只在我静坐时,从一杯凉透的茶里氤氲而起;在我翻书的间隙,自一行旧字句间跳脱;或是在忙碌的罅隙里,望着窗外一方淡蓝的天,慢慢凝结成团,似云非云,似雾非雾。它们来了,也并不久留,只是绕着你,轻轻地触你一下,待你要伸手捕捉时,它却又化作一阵尘烟,散去了,不着一痕痕迹。

诗 歌

## 致春夏秋冬

文 | 付朝友



〔◎作者简介◎〕

付朝友,男,1969年7月出生,热衷文学写作,有诗歌、小说、散文、论文、文学评论等文章发表于《河池文学》《河池日报》《河池教育》《天峨文艺》等区内外报刊,现供职于天峨县八腊乡中心校。

### 春天的诗

放学的小孙女  
捧起我胡子拉碴的脸  
喊着 爷爷 爷爷  
老师说今天的作业  
是写一首关于春天的诗  
奶奶鼓励她 你就写——  
呵! 春天  
春天来了 像妈妈一样  
踏着轻盈的舞步  
穿着节日的绿装  
大地一片花的芬芳  
妈妈的手像春天一样暖和  
妈妈的脸如春天一样亲切  
妈妈的怀抱如春天一样慈祥  
我爱美丽春天  
更爱我亲爱的妈妈  
我想要妈妈  
永远 永远的  
陪在我的身边

云儿越走越高  
姗姗迟来的问候  
麻木了人们的心  
没有了怨恨  
没有了惊喜  
只盼望第一声蛙鸣  
让生命焕发生机

久久的 我在半夜里  
突然听到——  
窗户被打开的声音  
农具从墙上掉落的声音  
农机突突走向田野的声音  
一幅农耕图正在起草  
我欣喜  
即使是一幅素描  
人们也会一点一滴  
蘸着雨水  
把属于自己的色彩  
加紧填充  
直至完美的交卷

阳光闪着透明的翼  
继续睡在懒椅上  
看书  
看一本  
永远看不懂的书  
因为他不知道  
这本书的书名  
一直叫做“前世与今生”

### 立冬

四季更替  
立冬了  
我正在为季节  
加紧做报表  
不知不觉  
一只蚊子  
叮在手上  
我质疑  
虫子们都过冬去了  
为何蚊子  
还停留在这里?  
一时半会  
我才努力的想起  
原来 吸血  
是蚊子的职业  
或是它的本能  
我突然感到  
血管一片流畅  
更加坚定了  
献身的思想准备

### 今夜喜雨

都说  
是夏天了  
到了茂盛的雨季  
  
可是  
雷公、雷母没有履约  
雨伞似乎擅离职守

### 午后的院落

午后的院落  
太阳斜过来  
晒着熟睡的猫  
如一只慵懒的抱枕  
燕雀飞出去了  
还没回来  
几只蜻蜓  
立起秋天的凉意

### 宾夕法尼亚黎明

文 | 桑克

夜色的残余仿佛黑色的海浪  
淹没了大半城镇,而高光之处  
犹如战争保存的半截儿墙壁。  
梯形不是梯田我是清楚的,但是你知道不知道梯田不是梯形的?  
没有为难你的意思。我只想说  
光线如果是野兽也未免过于老实了,  
或者过于死心眼儿,不灵活。  
火车是静止的还是要撞过来?  
我不相信黎明是安静的,不相信他一直是甜蜜蜜的孩子。但是  
没有一个行人是完全可以确定的。  
我知道这让某些人觉得非常神秘,  
但我却觉得这是一个为你量身定做的闪光的坑。

(节选自《诗刊社公众号》)

### 如匍匐于尘埃的祷语

文 | 何晓坤

骨头里建庙的人  
是不是又在滞涩的血管中  
摆渡自己。在寂寥的波涛里  
他是不是又在奔赴一场失败之约  
然后在春天的绽放中  
为自己举办葬礼  
背石上山的苦行者  
有没有将身上的巨石,送回原处  
云一样飘忽的石头,是不是  
已经成为荆棘丛中裸行的天使  
痂皮上的花朵,在午夜  
接纳了所有的锋刃  
经书的回声,一直响彻在  
木鱼声外。如匍匐于尘埃的祷语

(节选自《诗刊社公众号》)

谁解小巷的孤寂

文 | 白雪阳